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回 聖天子聞奏擢遷

卻說嚴嵩看了清單，滿心歡喜，吩咐家人嚴二照單查收，且暫貯庫，待等張志伯見過了皇上，再作道理。按下不表。再說張志伯次日早朝，山呼陛下舞蹈畢，帝賜平身，慰勞備至，問曰：「卿到各省，目所擊者，風土如何？」志伯道：「各省糧稻均屬平平，人民亦甚安妥。」帝又問道：「天下官吏最關緊要者，即是州縣。州縣有司民之責，縣令賢否，即百姓憂樂所係。卿歷各省，曾見有一二最稱廉介者最稱濫墨者否？」

可為朕言之。」

志伯自忖道：「海瑞如此刁強，我卻引他人京，徐徐圖之，以絕後患，有何不可？」乃乘間奏道：「臣奉陛下聖命巡察各省，所過州縣，無不悉心訪察。山東歷城縣薛禮勤，貪墨民怨，臣甫入山東之境，即風聞其事。及抵歷城，細加詳訊，該縣供認不諱。臣於審得實據後，即恭請尚方寶劍斬之，民皆稱快。」

及至浙江，有署淳安縣知縣海瑞，廣東瓊州人，由儒學改任知縣，在任廉介，且愛民若子。臣到淳安時，正值早淺之際，來往船隻，皆需牽纜。臣到縣時，又值農忙之候。海瑞則免民之役，躬率差役家丁並自己代民牽纜。臣親自慰謝之。臣見如此天下之大，若能廉介直者，推海瑞一人而已。若以之居側近禁，必有可觀。」帝聞奏大喜，即起吏部缺冊觀閱，只有刑部雲南司主事員缺，帝即將海瑞名字注之冊上，敕吏部知照。張志伯即謝恩而出，來到嚴府，與嚴嵩相見，彼此慰勞。

三巡茶罷，嚴嵩笑道：「親家出此一差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才得如此，可謂能事矣！」志伯道：「在下自從出京以後，一路上巡查而去，莫不心膽皆畏。惟至浙江淳安，那縣令十分矯強，與在下抗拒了一番。不知他怎生的厲害，所有沿途收受的禮物，彼亦得知，要與在下算賬，險些兒被他弄個不好看。後來只得勉強吞下氣去，將多少言語才得開交呢。」嚴嵩道：「這樣可惡的知縣，親家就該立請尚方寶劍誅之！」志伯道：「在下亦是這樣想，只因海瑞在縣愛民如子，該地百姓敬之有如父母，若遽殺之，惟恐激變。故不得已隱忍之，另尋妙策除之。適才朝見皇上之際，曾以海瑞具奏。天子愛其才廉，即時提了雲南司主事。業已敕吏部知照了，不日海瑞來京。那時卻伺其短，因而殺之，方為全計。」嚴嵩聽了大喜，即吩咐家人備酒。一則與志伯接風，二則慶功慰勞。二人在席又說了許多各省陋弊，彼此一問一答，直飲至午後才散。

嚴嵩邀了志伯，到後花園來坐定，把所得的贓物分為兩份。

志伯道：「此物就暫寄在大庫，待在下陸續來取，不然只恐招人竊議。」嚴嵩點頭，志伯珍重而別。

再說海瑞自從送了張志伯之後回衙，從此更加恩惠於民，民樂為之死。不兩月，朝廷有恩旨到，升擢部曹。海瑞望闕謝訖，即便打點入京赴任。此時百姓聞之，皆來挽留。海瑞道：「非是本縣捨得你等，只是朝廷之命，不敢推延。自古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，此之謂也。但願你等守法奉公，父訓其子，兄勉其弟，悉為良善，共樂此昇平之福，則本縣大有厚望者也。」

說罷，不覺掉下淚來，百姓亦隨著哭泣。

海瑞將印信送與新任，隨即起程，帶著妻子，一路望北京而來，水宿風餐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到了皇都，暫且僑寓。次日即到吏部稟到。吏部收了手本，即令赴任。此際海瑞領著妻女，竟無處可住。那部裡向有主事公廨，只因年遠久傾，滿地荆棘，卻要修整收拾，才能住人。海瑞宦囊囊滯，哪有銀子？

此時張老兒已死亦久。那李翰林散館後，升了編修，海瑞只得又到他那裡告貸。李編修正在拮据之時，勉強代為打算了幾兩銀子，海瑞才得略蓋茅房三椽，安頓妻女。

既上了任，便要上衙門謁見。第一緊要就是丞相，海瑞去了一連五朝，只不得見。你道為何？卻因嚴二把持宅門，凡有官員初次稟見者，必要三百兩門包，否則任你十天半月，也不能見的。丞相怪將下來，又不是當要的，所以內外的官員，每每都要受這嚴二挾制。

海瑞次日又來伺候，嚴二危坐門房之內，只得忍氣吞聲走上前去，把自己的手本遞上，賠笑臉說道：「二先生，相煩通傳一聲，說擢刑部主事海瑞求見丞相已經數日，萬望方便。」

嚴二將那手本擲在地上，說道：「好大的主事！二先生是你家養出來的麼？怎麼要與你奔走？好沒分曉，一些事也不懂得，還不快走！」一頓言語，說得海瑞紅了臉，覺得沒趣，走了出來，坐在大門外板凳上，一肚子的氣。

海安看見主人這般光景，問道：「老爺因甚如此氣惱？莫非見了嚴相，有甚的糟蹋麼？」海瑞歎道：「見了嚴相，受些氣也罷了，只是白白受了那嚴二的鳥氣，實屬不值得呢。他說我不知分曉，你道有這等可惡的麼？」海安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。適間小的打聽得一件事來，正要對老爺說知。那嚴二是丞相的心腹家人，把持宅門，凡有內外的官員初次稟見丞相者，三百兩見面門包，另需送與丞相的參謁禮，那就說不定一萬八千，至少都要上千，沒有就不能得見丞相。怪將下來，說是欺藐了他，即時對吏部說知，除名掛劾，這等厲害！老爺不知其中陋弊，故此連來幾朝，都不得見。且勿氣惱，回去再作道理。」海瑞聽了歎道：「輦轂之下，目無法紀如此，帝之任用小人，殊不覺察！」遂與海安同回。

張氏夫人問道：「老爺見了丞相有什麼話說？」海瑞只是搖頭不答，不禁歎息。張夫人看見丈夫如此，心中疑惑，只道他為了甚麼不是之處，便私問海安。海安備將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逐一告訴，張氏方才曉得。少頃用飯之際，海瑞只食了幾口，就放下了。張氏道：「老爺且莫煩惱，此是上壓下的勢了，煩惱亦無益的。還須打算到裡面稟見了才好，不然這個官就有些不妥呢。」海瑞愕然道：「你卻從何而知？」夫人道：「問海安故得其情。」海瑞道：「想我一介窮官，那得這些銀子與他？前日收拾這三間茅房的銀子，還是在李編修處借的。世情如此艱難，京中又沒甚相好可以挪借得的。我意欲拚這頂紗帽不戴，索性與他做個見識。」

夫人道：「老爺，你休將卵撞石，自取破亡。想你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，才得這官。今日為甚麼事，就拚了這個前程？」

若是知者，便道老爺不阿權貴；有等不知者，還私相議論，說是老爺在任濫墨，致此免官而歸。還是忍氣待時的為是。」海瑞道：「夫人之言固屬愛我，但目下如何措辦呢？」夫人道：「妾自閨中積有數年，現有白銀二百，業已隨帶在身，以備老爺不時之需。今願奉君前去作贖，不知可能夠如數否？」海瑞道：「還差一百，另有參謁禮不在其數。」夫人說：「若得進見就是了，那嚴相干富萬有，那裡爭你這一份薄禮？況他看見你這樣狼狽，諒亦原有的。今缺一百，妾有金首飾，料可抵數。」

老爺一總拿了去，暫應此急如何？」海瑞道：「去了這些首飾，夫人卻那裡得來飾鬢呢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向來不戴的，你只管拿去。」隨喚金姑去取來。金姑此時年已八歲，頗識人事，說道：「母親好好的東西，怎麼拿去與人？」夫人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沒了這些東西，你的爹爹就保得住這頂紗帽，不然沒了官，只怕連飯都沒得吃呢？」

快去拿來。」金姑道：「做官才有飯吃，難道爹爹當日未做官時，就不吃飯的麼？」夫人怒道：「小孩子嘴巴巴巴的，就要討打呢！」海瑞歎道：「可知此物如此可愛，這難怪他。」因對金姑道：「我兒你且去拿來，為父的自有一個主意，包管就帶回來與你就是。」金姑道：「爹爹說過的，休要失信！」海瑞道：「說過就是。」

金姑隨即進去，少頃捧著一個小盒出來道：「在這裡，拿去罷。」海瑞接來，覺得沉重，揭開蓋一看，只見盒內放著一對珍珠，一對金釧，一對金耳環，一支扁簪，另有一對東珠，結成蝴蝶樣的邊花。海瑞道：「這些東西諒可抵得，夫人可將那二百兩拿了出來，即時就去。」夫人進內，把兩袋銀子拿了出來，交於海瑞。海瑞喚了海安上來捧著，別了夫人，望著丞相府而來。

時嚴二正在門首坐著；海瑞看見，便上前笑臉相問道：「二先生用飯否？」嚴二隻是不理。海瑞又道：「二先生，丞相可曾退朝回府否？」嚴二道：「退了朝，又怎麼？」海瑞道：「在下有個小茶東，敬送上二先生買杯茶吃，相煩通傳一聲。」隨在海安手

上拿了兩袋銀子，上前笑嘻嘻的送與嚴二。嚴二接在手內問道：「多少？」海瑞道：「足二百兩。」嚴二聽了，忙把銀子擲在地下，笑道：「你真是頑皮，哪一個不曉得這裡的規矩——三百兩，少一毫也休想見呢。」說罷便欲轉身。

海瑞急上前說道：「二先生不必動怒，另有商量。」嚴二道：「你商量了再來！」海瑞道：「即此就與二先生商量。」隨向海安手中拿那個小盒子，遞與嚴二道：「在下一時能措辦，尚缺一數，今有些須之物，諒可抵數，望乞二先生一觀看量如何？」嚴二遂揭開來看，見是些金器首飾，他本來不稀罕的。

只見內有一對珠花，那珠子卻也圓瑩得好，嚴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只和將就罷。」遂收了。隨道：「太師的參謁禮呢？」海瑞道：「見了太師，自然面送。」嚴二道：「只是太師少憩在萬花樓上，你且在此候著，待太師起來，我覷個便，替你通傳就是。但太師的禮，是少不是的。」海瑞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須費心。」正是：任他奸巧計，自有主持人。

畢竟海瑞見了嚴嵩，有甚說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